

# 卷六下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六下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魏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038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下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

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

不見

註

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段

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

註

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

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必見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曾子曰脅有饋不病于夏畦脅有疎體



也譎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其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而赤心不正之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公孫丑問曰至可知已矣○正義曰此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世已甚矚亡得其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公孫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見諸



僕故問之曰不見諸侯其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  
 為臣不見至可知已矣孟子答之公孫丑言古之不  
 為臣者不肯見不義而饜富貴者也如段干木踰垣  
 牆而避魏文侯於外泄柳閉門而拒魯繆公於內然  
 皆不見之者是皆文侯緣公而見已甚迫切斯可  
 以見矣然干木泄柳且不見之耳陽貨欲願見於孔  
 子而畏孔子惡已之無禮而不見之意已謂已為大  
 夫而有遺賜孔子祖為之士彼不得受其遺賜於其  
 家則必往謝已門致陽貨視孔子不在途饋送孔子  
 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後亦以視陽貨不在乃往其  
 門而不拜謝之故當是之時陽貨豈先不得見孔子以  
 其不合視孔子不在乃饋蒸豚孔子所以不欲見亦  
 復其亡而往謝之也蒸豚熟豚也孔子又有云魯有  
 諂笑棘縮其身強答而笑者其勞苦有甚於夏之五  
 六月而灌園也洵畦曰灌園也子路有云未合其志  
 而與之言觀其色赧赧然面赤而心不正者非我之  
 所知也由子路自稱各也孟子曰由此數者觀之則  
 君子之所養以義可得而知矣蓋就此數者論之則

必以段干泄柳為言者蓋謂魏文魯繆二君欲見此  
 二子如此之迫切而二子尚不見之而况已往見諸  
 侯哉必以陽貨為言者蓋謂陽貨者乃陽貨之禮於  
 貨自取之以爾今已之不見蓋謂陽貨亦不見於  
 我矣必以曾子為言者蓋謂曾子者蓋謂曾子亦不  
 是脅有諂笑者也是未同而觀於八色赧赧然之人也  
 就見諸侯亦是未同而觀於八色赧赧然之人也此孟  
 子所以執此而喻其意於八色赧赧然之人也此孟  
 也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陽貨  
 陽虎也名虎字貨為季氏宰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  
 孔子將使之往也豚豕之也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  
 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不見歸孔子與爾言曰懷寶而  
 迷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自失時可謂知乎此是其所  
 日月逝矣歲不我好與孔子而諾吾將仕矣凡此是其所

孟流二下

五

李順

事也。○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曰案孔子弟子列傳云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

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曰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

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

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

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

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年注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知攘之

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

之言若此類者也戴盈之曰至何待來年曰正

待且知而為之罪重於故管攘雞多少同盜變惡

請輕之以待來年戴盈之曰欲法宋君去關市之征稅今

國之大夫問於孟子曰欲法宋君去關市之征稅今

年未幾盡去且使輕取之以待來年然後盡去之如

子何能盡去且使輕取之以待來年然後盡去之如

攘取此比喻之以答盈之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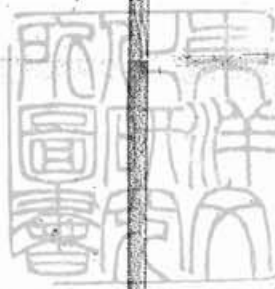
盜賊之道非君子大公至正之道也乃曰請損之但

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止而勿攘令子如知宋君

取關市之稅為非義若此損雞之非道斯可速而止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

子弟子外人宅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



之徒辯爭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  
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居巢上者為營窟  
之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  
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卑下者  
於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  
營度之以為窟穴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  
水也尚書逸篇文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



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  
洚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  
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使禹治洪水通  
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洚澤生草者也今青州  
謂澤有草為洚水流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  
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舜既  
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  
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  
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暴亂也亂君更興殘



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污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圃長  
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  
小人則放僻邪侈故作邪慝之說為姦寇之行沛草  
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  
謂羿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大亂周公相武王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武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武奄東方無  
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武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  
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



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  
多方曰王來自奄書曰不顯武文王謨不承武武王  
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武書尚書逸篇也不大  
顯明承續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續承  
夫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  
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  
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武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

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  
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  
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  
士橫議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揚則  
歸墨揚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  
無君是禽獸也言孔子之效聖王之道不與戰國  
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揚墨之徒無尊異  
君父之義而以攢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  
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儀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厨養犬馬不恤民是爲  
率禽獸而食人也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

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

相食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

之甚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  
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

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

說與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註**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

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註**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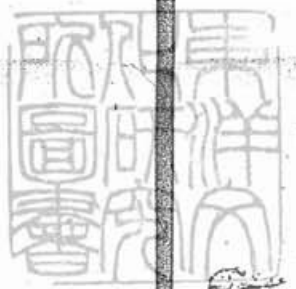
公所膺也**註**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註**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

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註**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



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

**疏**孟子曰此章言憂世

人皆稱夫子好辯墨之徒爭辯敢問是何如孟子

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豈好與

彼爭辯之哉沮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辯之也天下

之生民以來至于今以久矣其間一治一亂甚多當堯

之時水逆勢而流行汜濫濁於中國蛇龍由是居處

於其間民亦無所安其居處以至居於禔下者乃於

樹上為巢如鳥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鑿

為穴窞而處之書曰濟水警余濟水洪水也使禹治

之禹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

書逸篇之文云濟水警懼我此蓋舜言故稱余我

也孟子引之故有辭之濟水言濟水則洪大之水也

故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地因勢順而流注之

五



從地中流行故不泥逆所謂導江導淮導河導入漢  
 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險艱阻既以遠去而無泥濘之  
 患鳥獸之害於人者遂消滅於中國純龍居之為巢營  
 而居之所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純龍居之為巢營  
 窠之難於是免矣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至及紂之  
 身又至咸以正無缺者孟子言自堯舜既沒之後聖  
 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興乃毀壞民之宮室  
 以為之汚池而民皆遊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民有  
 以為之園圃而恣遊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民有  
 飢寒其小人皆放僻邪侈作邪偽之說為姦寇之行  
 又作悞圉汚池於是草木沛澤茂盛而禽獸至衆及  
 紂之世又為大亂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又伐  
 奄國終始三年討戮殘賊之君乃驅逐飛廉諛臣於  
 海隅之地而戮殺之遂滅與紂共為亂之國者有五  
 十國然後驅遺其虎豹犀象之野獸而遠去之天下  
 之人皆少悅而歸武王書所謂不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斯之謂  
 謨大猷文王創始之謀謨大猷武王之功烈

後人皆以正道行之故無虧缺也後人是為成  
 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至其惟春秋乎  
 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滅邪說暴行之人  
 又有起作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惟孔子於此時乃恐懼正道遂滅而害人正心故因  
 魯史記而作春秋之經蓋春秋者乃設素王之道德皆  
 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者正王綱者其惟以春秋  
 知我矣罪我不作諸侯放恣至曰禽獸也孟子又言自孔  
 矣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至曰禽獸也孟子又言自孔  
 子之後聖王無有興作於世其間諸侯於是揚朱墨翟  
 衣之處士乃橫議而遊說以諸侯於是揚朱墨翟  
 蔽之言盈滿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歸從楊朱之為  
 已則歸從墨翟之兼愛以行是為已之言行是使天下  
 無其君也謙愛之言行是為已之言行是使天下  
 君是禽獸之類也非人也八明儀曰至率獸而食人  
 也孟子又引昔公明儀有言曰君之庖厨乃多有其肥  
 肉棧廩之中多養其肥馬而下民以有飢餓之顏色  
 郊野之間以有餓死之等者如此是國君率獸而食



人也揚墨之道不息揚孔子之道不著至吾為此懼又  
 至吾言矣孟子又言揚墨自為兼愛之道不為此懼則  
 孔子之道正也仁義既以邪說充塞而掩之則不特率其  
 仁義之人而人亦將自相食也孟子故言我為此恐懼  
 乃欲防閑衛其先聖之正道而排斥其間所謂作於其  
 害於其辭使邪說者不得興作於其間所謂作於其心  
 矣此蓋說在上篇此更不說首者禹抑洪水而天下  
 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復自堯至於孔子  
 再詳總說之也言姓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而天下  
 於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驅逐暴獸  
 而人於是乎得寧靜以至孔子作春秋而天下  
 著而亂臣賊子於是乎恐懼之詩云戎狄是膺獫狁  
 無則莫我敢承說在上下篇詳矣孟子言如是我亦欲  
 其久心息滅其邪說距止其險夷之行放逐其淫正

之也者是亦為聖人之徒黨也故曰我亦欲正人心  
 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二聖之志也○堯使禹治  
 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禹通九州者蓋始  
 自堯所都冀州而起遂從東開通于兗州兗州既達  
 又東南通於青州青州既達又從南通於徐州徐州  
 既達又從南通於揚州揚州既達又從西通於荊州荊州  
 既達又從南通於梁州梁州既達又從東通於雍州雍州  
 通於梁州梁州既達又從東通於雍州雍州既達又從西  
 達於梁州梁州既達又從東通於雍州雍州既達又從西  
 之耳○奄奄在淮夷之北襲駟亦引而證史記云伐  
 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襲駟亦引而證史記云伐  
 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  
 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編京  
 是王自奄也○飛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顯項  
 之苗裔也○飛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顯項

材力事殺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  
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此是也○禹稷胙  
胙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揚雄云仲尼  
皇皇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勤於為生民耳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

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匡章齊人也陳仲

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蠶蟲

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孟子曰

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豈能

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

飲黃泉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

為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立蚓之蟲也充滿其操

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

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

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孟

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

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



是何傷哉彼身織履妻辟纊以易之也

匡章曰惡

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履妻緝纊以易食宅

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纊故云辟纊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兄戴蓋祿曰鐘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

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

處於於陵

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

戴為齊卿食采於蓋

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

不義之竄於於陵也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餓者已

願曰惡用是醜醜者為哉

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餓而非之已使

子也頽頽不悅曰安用是醜醜者為乎醜醜餓鳴整

他日其母殺是餓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

醜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

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

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異日母食以餓不

知是前所頽頽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醜醜之肉也仲

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

履纊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



尚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是以

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三孽而已

**疏** 匡章曰至而後

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  
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者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  
誠廉士哉至目有見者匡章齊國之人也仲子齊國  
一介之士也匡章謂孟子曰陳仲子之為人豈不誠  
為廉士者哉言仲子居處於陵之地三日無食故  
不求食以至飢餓使耳聾而無聞目盲而無見井里  
之上取食之食至三吞然後耳方有所聞而不舉目  
往而取食之食至三吞然後耳方有所聞而不舉目  
方有所見而不言仲子之至如此之甚尚不肯苟  
求於人是所謂豈不誠廉士哉孟子曰於齊國  
之士至下飲黃泉孟子答之曰謂於齊國之衆士中  
吾必以陳仲子為最也如指中人之大者耳雖然大  
能為廉潔之士哉如充滿其操之操守則必似立  
而後可行也故蚓但上其操壤之土下飲其黃



泉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子所居處之屋且以為  
居歟仲子所食之粟米且以伯夷之利者之所築而  
亦即為盜跖者之所種而食歟孟子以此問之匡  
章乃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  
所築歟孟子曰必以伯夷言之又必以盜跖言之者蓋謂  
伯夷之清最為潔者盜跖最為貪利者而仲子必不  
能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也但亦盜跖所  
築樹而居食之也豈足謂之廉士哉故曰是未可知  
也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也匡章又言於孟  
子曰此何傷於仲子為廉哉言雖盜跖之徒而築樹  
之而仲子所居食之亦不足傷害仲子為廉潔之士  
矣以其彼仲子親織其草屨妻緝績其麻以更易室  
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  
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至卿大夫之家也其操者  
孟子又言仲子者乃齊國世卿大夫之家也其操者



不圖書

之兄名戴者食采於蓋之邑祿受萬鍾之秩仲子乃  
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所居之室為不  
義之室而不居遂逃避其兄離去其母而自處於於  
陵於陵齊之別邑也其日歸省其母見有饋遺其兄  
哉又至異日其仲子之母乃殺此賊與仲子而食之  
其仲子之兄自外而歸至見仲子食此賊肉乃疾告  
之曰此是前日所饋我親親者之肉也仲子覺為賊  
肉出門外哇而吐之以其所食而食之且所居之屋  
食於妻所辟纊而吐之易其所食而食之且所居之屋  
而且不居乃以於陵之屋而居之性如此尚  
何能充為人於乎若仲子者但如之性然後可  
充其所操也孟子之意謂仲子之廉所以此是不足為廉  
者矣人安可得而法之宜邪巨章子所以此言仲子為廉  
士者以其欲則法之也巨擘大指也○而比喻巨擘曰  
蚓之類而排拒之法也巨擘大指也○而比喻巨擘曰  
辟練麻曰纊。正義曰釋名云辟分辟也。纊布纊也  
是知為緝績練麻也。○正義曰食采於蓋。正義曰蓋齊

之篇亦有說焉  
邑也公孫丑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下

Blank columns for commentary or additional text.